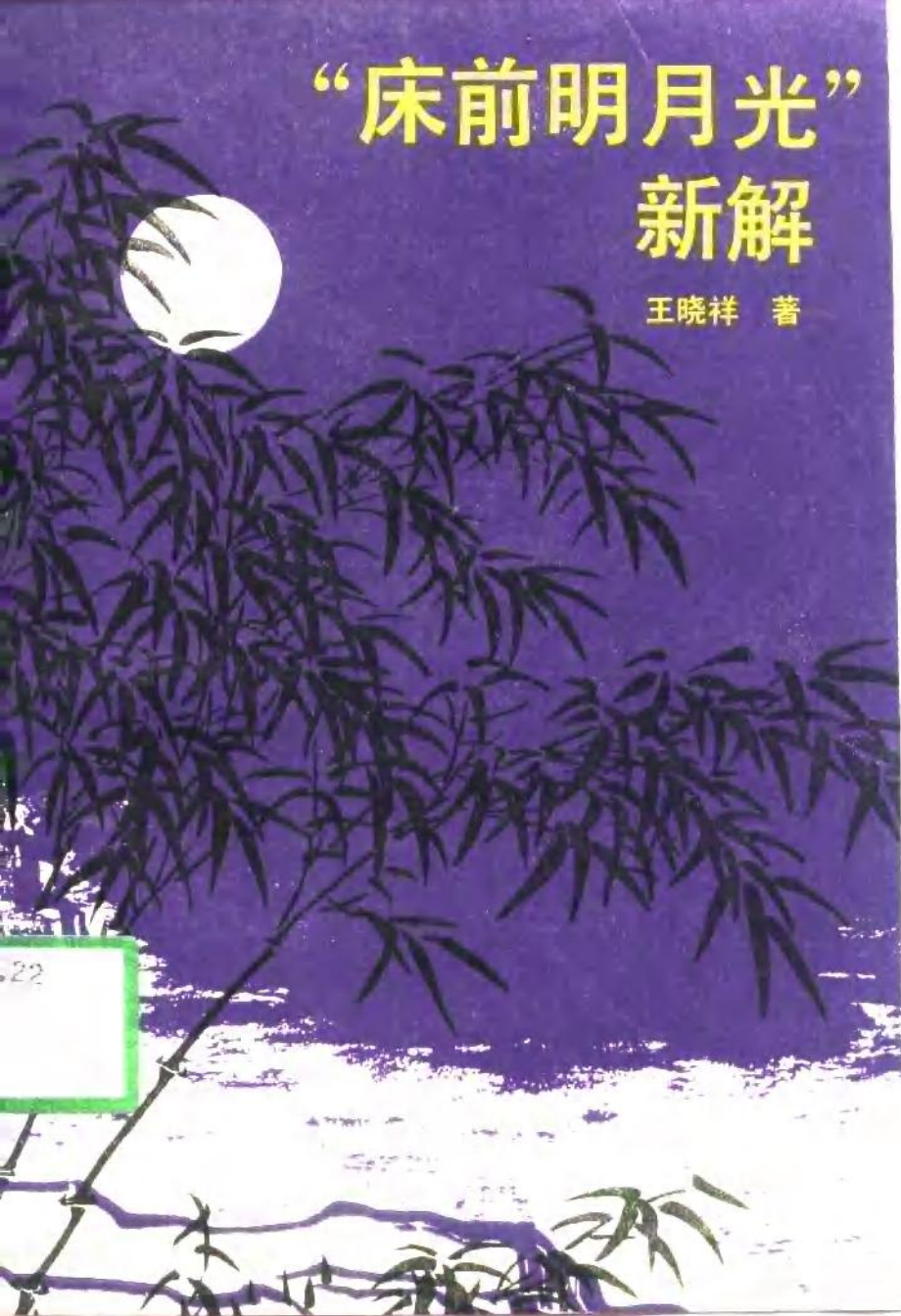


“床前明月光” 新解

王晓祥 著



“床前明月光”新解

王晓祥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 39 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6.125 插页 2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0 000 册数: 1-00-000

5000

*

ISBN 7-300-00986-7

I·65 定价: 2.95 元

目 录

卷头缀语.....	袁世硕(1)
“床前明月光”新解.....	(5)
“朱门酒肉臭”新解	(11)
“坐井观天”新解	(17)
“敲”字有声胜无声	(20)
梅雨时节何来飞絮?	(23)
《枫桥夜泊》已见	(25)
“髣髴颇有须”与“冉冉府中趋”注释质疑	(30)
一鹤排云 疲马三嘶	(36)
——刘禹锡咏秋诗初探	
为杜牧的妇女诗作一辩	(44)
苏拯诗的艺术特色	(65)
文学史应给曹邴一席之地	(74)
“汝曹切勿坠家风”	(86)
——《陆游示儿诗选》代序	
摘下柳永的多顶挂冠.....	(102)
李白的悲剧爱情.....	(114)

《过秦论》的起和结·····	(126)
《阿房宫赋》的起结艺术·····	(129)
荆轲新议·····	(133)
《孔雀胆》质疑·····	(137)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144)
——关于《孔雀胆》与《阿湓公主》	
鲁迅小说中的比喻艺术·····	(157)
鲁迅小说中的成语活用·····	(163)
治学严谨 后学楷模·····	(167)
——谈王力先生对一条注释的修改	
也释“因是以”·····	(172)
浅说“者字结构”·····	(175)
名词作状语的修辞美·····	(179)
关于“无以……”、“有以……”的商榷 ·····	(183)
随感三题·····	(187)
编后絮语·····	(192)

卷 头 缀 语

王晓祥同志长期从事培养中等师资的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多种刊物上。这本论文集收入的是他从中挑选出来的二十余篇文章。

我和晓祥同志并没有较多的交往，也不甚熟悉，只是彼此知道名字，近年见过一、二次面。但是，粗略地读了他的几篇文章，却感到对他有了较深切的了解。古人有所谓“神交”，大概就是这种原因吧！

这二十余篇文章论及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语言到文学，从字义的探究、诗句的解析到作品的评论，方面颇广。这是可以理解的。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要钻研教材，除了讲课，还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晓祥同志的这些文章恐怕大都是他认真备课、钻研教材的结果。值得称赞的是，晓祥同志的这种认真钻研的精神，在许多问题上总是要做一番思考，力求做出自己认为更准确、更圆满、更符合实际的解释、评析。所以，他的文章的题目多有“新议”、“新解”、“己见”之类的字样。他标出这类字样，我想并非意在

以“新”字自炫，而是表明他确实觉得已有的解释、评析有不够周延、确切的地方，自己经过思考、钻研，提出了个人的心得、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事物多是复杂的，文学作品尤其如此，见仁见智，出现不同的理解、评论，乃至引出争论，是常有的事情。自然，晓祥同志的这些“新议”、“新解”，有的颇为精辟，也有的不一定恰切、圆通，尽为人首肯。但是，它们大都是晓祥同志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见从己出，不是重复别人的意见，即使思虑不周延之见，也可以给人以启发，引导出更深切的意见。这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反映出晓祥同志其人的特点，就是非常勤奋，在业务上极其认真，善于独立思考，也勇于提出个人的见解。

正是由于晓祥同志有这种认真的态度和善作独立思考的特点，所以他也就有勇气同当代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某些具体问题商榷。就学术造诣、学问的渊博、学力的深厚诸方面讲，晓祥同志自然还不如他进行商榷的诸位大家、大师。这一点，晓祥同志是有自知之明的。从文章的行文语气看，晓祥同志的态度也是严肃、谦虚的，并没有不尊重的意味。他只是在钻研问题中个人有了不同的体会、理解，又觉得不无道理，便无顾忌地写了出来。至于是否确有道理，确乎正确，自然也只有写出来，发表出来，听听许多人的意见，也才能获得验证。我想，晓祥同志也正是这个意思，诸位先生也能够理解到这一点。从这里，我推想晓祥同志的性情比较质朴，心直口快，是个心里搁不住一粒芝麻的人。

晓祥同志将这本论文集的书稿编成，就要送出版社了，要我写篇序文置诸卷首。恭敬不如从命，就写了以上不成样子

的想法，权作点缀吧！

袁世硕

1989. 11. 22.

“床前明月光”新解

近年来，不少人对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作了较深入的艺术分析，为读者的欣赏开辟了新的蹊径，但由此也引出了歧义，“床前明月光”之“床”的解释，成了分歧的焦点，进而影响到整首诗的艺术境界。

《名作欣赏》1983年第3期，刊登了张宏生《〈静夜思〉》一文，对“床前明月光”作如下理解：

一般说来，圆月最易引起游子的思乡之情，我们也就不妨将其想象为彼时彼地的情景。月明而又洒光于床前，由此可以想见夜之深；夜深而又于床前见明月，则游子之不寐就见于言外了。这正是古诗“忧愁不能寐”的意思。

显然，张宏生认为“床前明月光”之“床”是供人睡眠之床了。

持这种意见的还有安旗、薛天纬、阎琦三位同志，在其合编的《李诗咀华》中也说：

我们可以设想，诗人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梦醒过来，望着一轮明月，产生了相思，说不定，他刚才做的正是这个思乡的梦，醒来后，“思故乡”，便是回味梦中之事。（该书第51页）

上述解释，看似合理，实则与诗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矛盾。张宏生的文章说：

游子的一举头一低头，只是空间高度的瞬间变化，但片时神游，已至故乡，这是借了想象的力量，才由现实的空间转至想象的空间，而沟通这一夸度的媒介，则是月光。

“瞬间”也好，“片时”也好，睡在床上，游子的“一举头一低头”究竟怎样完成？张宏生、安旗等显然忽略了现实的真实，而使自己的说法产生了破绽，倘若李白有灵，也定会不同意的。

张宏生为了使自己的见解能立住脚，引用了古诗“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两句。“床前明月光”之“床”，与“照我罗床帟”之“床”，粗看相似，细推则不行。“罗床帟”之“床”，前“罗”后“帟”，眠床无疑。诗中人是坐，是睡，是来往于室均可以说得通，因为没有“举头”“低头”的动作，“床前明月光”之“床”因为下有“举头”“低头”之举，绝对不能解为眠床。张宏生的这一佐证，只能更增加理解上的混乱。

把“床前明月光”中之“床”解为眠床，委实不妥。为了寻求合理的解释，不少同志又作了一些努力。刘国成在1984年11期《语文月刊》上的《“床”字小议》一文中，依据许慎《说文解字》解床为“安身之处”，把《静夜思》中的“床”，说成是“凳”，他说：

根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句，诗人既可以抬头、低头，那么当时应该是坐着，所以“床”应解为“凳”。

乔松不同意刘国成的意见，在《语文月刊》1985年第3期《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字》一文中，认为“床”是

“可供人睡觉的家具”，他依据段玉裁在《说文解字》里所说的“床之制略同几，而庋于几”。“床制同几，故有足有桄”，“可坐”、“床亦可卧”等话，认为“床”就是“几”并引《孟子·公孙丑》：“不应，隐几而卧”作证。在对古时“寝”“卧”的不同姿态的考证后，认为“斜靠着身子也可以睡觉”，既然“斜靠着身子也可以睡觉”，那当然“举头”“低头”也顺理成章了。此说亦未脱窠臼。

床，本来就并非单指眠床。《易·剥卦》“剥床以足”条下的注脚：“床者人所安也，又井干曰床”。1979年缩印本《辞海》848页“床”字的③解：“井上围栏”。并举古乐府《淮南王篇》诗句为例：“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重点为笔者所加）

“井干曰床”，“井上围栏”亦曰床，诗例佐证，为我们理解“床前明月光”之“床”，提供了钥匙。南朝梁武帝的《双桐生空井》中，也有“银床系辘轳”的句子。更为我们开拓了眼界。把“床前明月光”之“床”解为“井上围栏”对诗意大有好处。

我们知道，井，都是在院落中，把床解为井栏，就把诗的境界由屋中挪到院中，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想，时当三秋，游子寓于逆旅，夜深人静，游子贮立于井栏之侧，井栏前月光似水，清辉满地，月光生寒，自然疑到遍地浓霜。但毕竟是疑，因之由疑而望，由望而思，举头低头，贴切入理。

井，古制八家为井，引申为乡里，是人们传统观念中象征着乡土的景物之一。“离乡背井”或“背井离乡”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成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睹物情生，抚井栏而思乡，

又是多么顺理成章。把“床前明月光”之“床”解为井栏，比“眠床”“坐凳”“隐几”都更切当，作“井栏”解，能把诗解新解活，“眠床”“坐凳”“隐几”则把诗说旧说死了。

再引唐诗作例。

李白《长干行》：“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绕床弄青梅”之“床”，显然是指井栏，试问，如果是室中的“眠床”“坐凳”“隐几”，何“绕”之有？不光如此，诗意也大煞。同是李白之诗，同是诗中之“床”，同是解为“井栏”，这点，我想是最有说服力的。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他的咏史诗《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李商隐距李白不远，明指“银床在井头”，井边围栏，以白色显之，是为了提醒人们的注意。因此，“银床”完全可以理解。

金井银床，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七中也有出现：“金井银床无处用，随心引取到花畦”。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文赋》）诗无达诂，古有定论。作者学浅，妄发议论，敬望得到批评指正。附：

《“床前明月光”新解》一文，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奔星先生在《江海学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撰写《一门新兴的审美学科的崛起——“诗美鉴赏学”论纲》一文（《江海学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给予鼓励。现转摘如下。

作为一门新兴审美学科，“诗美鉴赏学”重在探索诗的整体形象。特别是鉴赏中国的古典诗词，不能只满足于“评

点”或“诠释”，求得个别的字、词、句从音韵到意义的了解；要能在理解诗的完整的意义上，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诠释学”对作者和作品的诠释（注释），自然是有意義的，因为它是鉴赏的基础，但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疏通语言文字的局部隔阂的评点或诠释。鲁迅曾告诫人们：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人、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就是表明诠释是通向鉴赏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不能在诠释面前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不能发现诗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鉴赏中国古代的诗词，要与正确的诠释相配合，可惜的是当前不少古典诗词的注释，未能着眼于同审美心理直接有关的形象体系，应该说是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的。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被童而习之、广为传诵的。但是，千多年来，关于这首诗中的“床”字，并没有讲清楚。一般都把“床”字当通常的卧榻讲，久矣乎习焉不察，无人置疑了。直到近年，才有一位王晓祥同志提出异议。他首先同我讲，我同意他的看法，又作了一些补充。他说：“如果把“床”作“床铺”讲，则“床前明月光”，只是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表明诗的抒情主人公已躺在床上。头靠着枕，怎么好一下子“举头”，又一下子“低头”呢？果真睡在床上，就只能说“开眼”望明月。“闭眼”思故乡。但，这是不符合诗的实际的。因为把“床”字诠释为床铺，是不确切的。假如再参照李白《长干行》开头说的“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更觉不妥。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床”都是靠墙放的（北方的炕更是固定于墙的），怎么能绕床骑竹马、弄青梅呢？有的人可能觉察到了，便把“床”解

释为“坐具”，如所谓“胡床”之类。姑且不说太小的房间里的“坐具”不便于两小无猜的孩子绕着玩，即使置放在门前的“坐具”，也会因小小老百姓的门前占地有限，怕也不便于竹马兜圈子，况且，绕着凳子打转转，范围太小，未必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如此看来，把“床”解为“坐具”，也是不妥的。究竟应该怎样讲活“床前明月光”的“床”字呢？查查较好的辞书、字典，“床”字实际是指“井栏”。古人聚井而居，不是门前有口水井，便是院子里有口水井。现在不少农家还是如此。门前既有水井，周围当有空地，为恐孩子们误落井中，就要围以栏杆。这种井栏，古人简称为“床”，周围可供孩子们游戏，大人纳凉。这便是李白描绘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场所。再看李白的《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兰”，就更清楚了。“络纬”就是“纺织娘”，秋天在“井兰”边叫。王琦的注释是：“金井兰，井上兰干也。古乐府多有玉床金井之辞，盖言其木石美丽，价值金玉云耳。”所谓“玉床金井”，是对井兰的建筑器材——木头与石头的夸饰，表明从李白写诗的唐代到王琦作注的清朝乾隆时代，都缘用了古乐府“玉床金井”之辞，把“井兰”称为“床”。以此两例为证，则“床前明月光”的“床”，便豁然开朗，如见其人了。试想：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每到十五、十六月团圆的时候，特别是“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时候，是容易引发乡愁的。因为抬头见月，低头见井，加以“月是故乡明”，自然要思念故乡了。由此观之，注释古典诗词，必须照顾艺术形象的整体性与生动性，决不能想当然，最好学点民俗学与美学，以便为诗美鉴赏疏通渠道。

.....

“朱门酒肉臭”新解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杜甫赢得了极大声誉，千百年来，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对“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析为“臭腐”、“发臭”，似乎已无异议。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就持“臭腐”之说：

貂鼠裘，驼蹄羹，霜橙香橘，各种珍品尽情享受，酒肉凡品，自任其臭腐（黑点为笔者所加），不须爱惜的了。
（《唐诗鉴赏辞典》第448页）

诗美鉴赏，必须从情、景、理入手，正确的诠释，是鉴赏诗美底蕴的首要前提。笔者认为对“朱门酒肉臭”的“臭”字的诠释，必须重新探讨。

和俞平伯先生的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不作“臭腐”，而作“香飘”。

“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东汉王充《论衡·自纪》）析薪破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己的论点进行阐述。

首先，必须明确，“臭”在古代一分为二的解释。

《说文解字》：“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自。”段玉裁注：“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路踪迹前犬之所至，于其气

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申假借为凡气息芳臭之称。”

“凡气息芳臭之称”，是对“臭”的总的解释。既可作一般的“气味”讲，也可作“芳香的气味”讲，还可以作“秽恶之气”讲。

下列例句中，“臭”作一般气味解释。

(一)“上天之载(载：事，情况)，无声无臭。”(《诗·大雅·文王》)

(二)“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臭味：气味)也。”(《左传·襄公八年》)

(三)“口欲綦味，鼻欲綦臭。”(綦(qí)：极、尽。味：滋味。臭：气味)(《荀子·王霸》)。

(四)“在口为五味(酸苦甘辛咸)，在鼻为五臭(羶薰香腥腐)。”(《隋书·经籍志》)

(五)“梁财神(梁士诒)闻芝贵(段芝贵)进京，亦知他是有名的义子，将来要升做御干儿，不得不与他周旋，融成一片。两情不谋而合，况是彼此熟识，一经会面，臭味相投，当即互相借重，定名为请愿联合会。”

这一例句见于蔡东藩、许廑父的《民国通俗演义》第八回。可见到了近代，“臭味”还是指一般的气味。成语“臭味相投”，比喻同类的人互相投合。

上述例句中的“臭”字，都作“气味”解释。现代汉语“无声无臭”，“臭味相投”(用于贬义时，“臭”字读 Chòu)、“无色无味无臭”等词中，还偶有保留。《广韵》、《玉篇》都说：“臭，凡气之总名。”和《说文解字》一脉相承。

在种种气味之中，香味与臭味刺激人较为强烈。因此，

“臭”由“气味”的意思转化为非香即臭，非常自然。有时作名词，有时作形容词。请看下例：

（一）“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孔子家语》）

（二）“人有犬臭者，其亲戚（父母）兄弟妻妾知识（亲友）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悦）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吕氏春秋·遇合》）

（三）“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使含之。”（《汉书·官仪》）

上三例中之“臭”，都指“秽恶之气。”例（一）是指“鱼腥气”，例（二）大概是今天所说的狐臭，例（三）是口臭。

再看下例：

（一）“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唐人孔颖达疏：“言其臭如兰者，言二人同齐其心，吐发言语氤氲臭气芳馥如兰也。此谓二人言同也。”（《周易正义》）“其臭如兰”之“臭”，训为“香馥如兰”，是贴切的。

（二）“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荀子·王霸》）“臭味莫美”，即气味没有比它更好的，显然指芳香之气。

（三）“左佩刀，右佩容臭。”（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容臭”，香袋，佩挂在身上的一种装饰品。《礼记·内则·注》：“容臭，香物也，助为形容之饰，故言容臭。”

（四）清代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婉孌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诌”中，仍把“臭”作为香气来解释的。